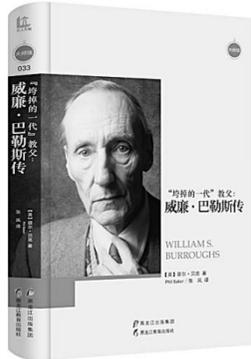


## ■ 新书导读

《有趣的时代》  
【美】傅立民 著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一本关于美中建立正式关系前40年取得的进展和对未来40年前景预测的书。在财富、权势、声望都在向中国转移的时代，中美两国应该如何管理中美关系？

《“垮掉的一代”教父·威廉·巴勒斯传》  
【美】菲尔·贝克 著  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巴勒斯一生厄运缠身，跌宕起伏，这使他成为许多传记作者竞相追逐的目标。有些传记追求宏大叙述，很多地方一笔带过，而这些内容在这本传记中却描写得相当出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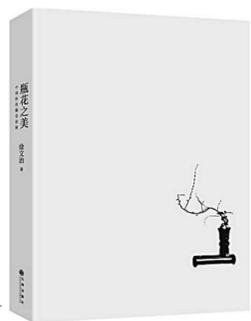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奇迹博物馆》

【美】爱丽斯·霍夫曼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本书大背景围绕1911年前后的纽约展开，那是一个觉醒的时代，劳工和女性为尊严而战，那是一个罪恶的时代，黑帮和凶案四处蔓延，发展中的大都市如同怪兽般蚕食周遭的一切……

《瓶花之美》  
【清】清 整理  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瓶花的影子与绘画是不能等同看待的，因为它没有水墨可以掩饰，不像绘画那样可以渲染。画枝条既可以向左边画，也可以向右边画。插花不可以，选取的枝条就是这样长的，有它天然本性，向左边长的不可能向右边插。画画的时候取其相似就可以了，插花却要疏密斜正、俯仰高下，以斜取势。

瓶花与传统诗画有紧密的联系，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有其自己的特点。钱谦益写了一首诗说：“懒将没骨貌花丛，渲染繇来惜太工。”因为它没有人工的机巧，它和绘画是不一样的。传统瓶花从诗、画中得到很多审美的养分，那只是一个精神性的审美标准，它和绘画的区别在于，没法随意发挥，必须在枝材的现实的枷锁里面去发挥，去找出它的意态，找出它审美的状态，能表现出画的境界。它比绘画更难，它有特殊的要求，有现实的制约。枝材的要求，趣味的要求，审美的要求。功夫在诗外，插花的功夫也在插花之外。

《瓶花之美》  
徐文治 著  
九州出版社

## 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

□ 凤凰

的关键”的研究。

研究人员选择学生作为研究对象，研究群体2000多人，从贫困家庭到哈佛大学毕业生，甚至后来这些人的家庭对象尤其是配偶也参与到了这项调查研究中。在长达7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，被研究对象经历了各种丰富的人生，毕业、就业、升职、二战、金融危机、家庭变故、离婚、失业……研究者也汇总了几十万份资料，甚至连项目负责人都换了4任。

最近，这个项目的第四任负责人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·沃尔丁格的TED演讲《什么是美好生活：哈佛史上最长的幸福研究》中，将一些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，其中就恰好有关于“孤独”的。他的三个结论是：

1. 单身狗没有什么好结果。这是智能翻译，他的原话应该是：社会关系对我们是有益的，而孤独寂寞有害健康。

2.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，宁可单着。低质量社交不如高质量独处。（原话是：不是你有多少朋友，也不是你身边有没有伴侣，真正有影

响的是这些关系的质量。）

3. 单身狗更容易痴呆。（原话是：幸福的婚姻不单能保护我们的身体，还能保护我们的大脑。）

罗伯特·沃尔丁格教授说：“长久以来，每5个美国人中至少有1个声称自己是孤独的。”

“我们发现，那些跟家庭成员更亲近的人，更爱与朋友、与邻居交往的人，会比那些不善交际、离群索居的人，更健康，更长寿。孤独寂寞是有害健康的。那些‘被孤立’的人，跟不孤单的人相比，往往更加不快乐，等等他人到中年时，健康状况下降更快，大脑功能下降得更快，也没那么长寿。”

既然亲密关系对我们如此重要，影响一生的幸福感，为什么我们意识不到？我们花费更大的精力在赚更多的钱，忙到没有时间陪爱人和孩子，在忙到烦躁时甚至会对着家人发脾气，然后说“我这么累都是为了这个家”，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吗？

## 和这个世界聊聊天

□ 朱慧君

接受再教育的激情时常抵不住清水盐汤的酸楚。尤其是每当夜晚来临，三四个知青围着一盏油灯，坐在散发着霉味的小屋里，野外传来一声声村妇凄凉的叫唤声，使人简直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意义。

我能体会到作者写这段文字时的心情，那是整整一代知青集体的恶梦。就在这日复一日备感绝望的日子里，一个偶然的机，作者在一下下放干部的包里发现了几本泰戈尔的诗集，短短几行诗，他灰暗的生命顿时就被点亮了：天空的蔚蓝，思慕大地的苍翠，风在天地之间长吁短叹。陈保平就这样被泰戈尔的诗轻而易举地俘获了，泰戈尔的诗成了他的导师和朋友。他的人生不再孤单，他爱上了泰戈尔，并爱屋及乌地爱上了文学。泰戈尔这位印度诗人不仅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点亮了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人生，还再接再厉地在五十年后继续点亮了陈保平这位知青的

## 近在咫尺的幸福

□ 胡艳丽

享受了姑娘的关爱，若不设计点意外，还真是对不住马谷子这七天“狗生”。接下来人人身皮却暗藏祸心的宠物医生李响登场。马谷子这只从麻醉台上逃脱的狗，成了李响的心病，他检测到了这只哈士奇的身体里人狗基因共存，抓住它，让它成为证据、试验品，从此自己扬名立万，永垂不朽……人与魔鬼其实就在一念之间，当恶念上浮，人比魔鬼更可怕。

剧情不断升级，拥有人的智慧，狗的听力、嗅觉的马谷子，对周围的一切洞若观火。曾经放它鸽子的资本大鳄，成了它戏耍的对象，而它与李响更是不是冤家不聚头。

谁还要慨叹做人做得太平淡？这马谷子当了七天的狗，可是把人间最悲催的流浪、逃亡、外加“魔幻逃生”全部体验了个遍。前天还是个狗网红，今天就被李响设计陷害，还差点搭上了心爱的女孩花花的一条命，成为试验品。最后在山林里上演生死时速，令马谷子和花花的感情经历生死考验。

## 一瓶花里的中国文化

□ 清清 整理

不是这样的。中国的瓶花有非常高的造型要求。但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审美标准，而非具体形态的标准。

如果是书斋插花，就不能太繁，最多一两枝。如果插一枝的话，要“屈曲斜袅，枝柯奇古”，枝子要遒劲，弯弯曲曲、旁逸斜出，这样才美。如果插两枝的话，要“高下合插，一枝生两色一方”，一个枝子上开出了两种花，要像活的一样。

“虽由人造，宛自天成”。这就是“瓶花”的最高境界。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插花的审美要求，这个标准很高，空泛、抽象，是文学的、诗画的标准，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就跟艺术无关。这是一个艺术审美的要求。

## 适其趣 适其道

我总结中国瓶花有两个方面：一个是趣，一个是适。

趣首先是生趣，也就是说要把植物本身生长的趣味插出来，做到“各具意态”，这是最起码的一步。“俯仰高下，疏密斜正”是构型的原则，每一个枝子，每一片叶子，每一朵花都要达到“各具意态”。“意态”就是它的“生趣”——植物怎么生长的，我们不能表现出来。表现出来，会觉得非常美，表现不出来，花就是死的。植物自然生长的姿态，就是它同环境抗争的结果，是它生命的姿态，呈现出来的是活活泼泼的美的姿态。

第二个是意趣。用巧意来取舍它，驾驭它。插的有没有意思，这就是修养。在生趣的基础上，要插出属于个人的意趣，也就是个人对这一枝条的生命的感悟和取舍。

第三个是艺趣。大自然的花在枝条上盛开本来就很好，为什么还要折下来插花呢？因为

一些人在网络上调侃“油腻”“空巢”，用各种段子和直播消磨时间，却忘记对亲人的一声问候，与久未谋面的朋友进行一次交流，感觉内心孤独得无以复加。

这项长达70多年研究得出的成果绝不仅仅如此，他们也出版了很多专著，最近的一本，就是由主持这项研究长达35年的乔治·维兰特教授所写的《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》。在这本《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》中，维兰特教授简述了几十位参与研究者或坎坷或幸福的一生。在阅读这些结论和故事的同时，对我们的当下生活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提示。

一个多世纪前，马克·吐温回首自己的人生，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时光荏苒，生命短暂，别将时间浪费在争吵、道歉、伤心和责备上。用时间去爱吧，哪怕只有一瞬间，也不要辜负。”

《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》

【美】乔治·维兰特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心灵。从此以后犹如神助，陈保平的人生踏上了上下求索的征途，他真心地感谢泰戈尔。“如果有人问我，你眼里的强者是谁？我一定回答：泰戈尔。因为他任何时候都在呼唤生命的快乐。”泰戈尔的精神滋补了作者以后所有的日子，以至于他在回城后，依然拥有一颗饱满的文学之心，在浮躁的世界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善良和知识分子的情怀。

陈保平就是这样用他的真诚书写着他的文字，现代人的孤独和欢乐，梦想和惆怅，都在这些文字下被点燃被催生。

该书既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他和这个世界过招的方式，这些文字即丰富了他的内心，拯救于自己不被倦怠的生活所淹没，又于不动声色之中营造了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生活方式。

《读读书 看看片 聊聊天》

陈保平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七天，置死地而后生。第八天，王者归来。余生，收获幸福和爱情。马谷子活了三十余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在短短做狗七天的时间里，豁然开朗。他终于知道了生活中什么才是最值得珍惜，最可宝贵的。

在仅仅十余万字小说中，情节环环相扣，搞笑、暖心，悲催、疯狂，这些看似不搭调的元素混搭在一起，构成一部暖心的温情大片儿。孟瑶采用多声部书写的方式，让马谷子、花花，还有大反派李响轮流叙述，串联成一个既相互重叠，又有多种声音、多种视角的全方位、立体式故事。

作者层层设局，最终想要表达的却是最简单的道理：我们把幸福想得太复杂，把成功想得太重要，以至忽略了身边的平常温暖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幸福。

《狗样的假期》

孟瑶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境，从趣味，从它的精神面貌，从它的更高的审美标准，一次完成，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从绘画角度讲，某一段画再好，用笔再好，整个画面达不到“气韵生动”，就是死的。同理，插花上，某一段枝子插得好，没用。整件插花作品要气韵生动才行。这才是中国的“瓶花”所要追求的。

## 插花也要讲留白

我们插的花要像画，要讲留白，讲意趣。这就是中国文人对世界的认识，是一个诗意的认识。通过一个诗性的情怀去看这个世界。所以，评论一幅山水画，都会说，有没有诗意。平淡无奇，没有寄托，没有体现出来让人可游可居的感觉，就不能成为一幅好山水画。诗是有声的画，画是无声的诗。中国传统“瓶花”诞生之后，理论达到一定高度，自然就会借鉴诗、画的标准。它就是文人审美的一个延续。

袁宏道说：“插花不可太繁，不可太简。多不过二种三种，高低疏密，如画苑布置方妙。”要像画坛高手画一幅画那样经营一件瓶花作品，才是最好的。在明代的时候，所有文人的观点都是这样的。中国瓶花的趣味，就是中国传统诗、画的趣味。有没有诗情画意，对古诗词不理解，古诗词体现出来的审美的标准，都可以寄托到瓶花作品中。

同时，又有人提出来插花与绘画是有区别的。明代有一个叫范景文的人，有一首诗叫《瓶花影》：

与画难同看，曾无粉墨迹。  
描时聊取似，插处却宜斜。  
灯背深笼幕，蜂回懒报衙。  
天机传灭没，绝胜镜中花。

## ■ 速读

## 艺术修养的外化

中国传统插花，在一千年的历史传承中，一直约定俗成总称为“瓶花”。

我们的传统插花自宋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叫“瓶花”。“瓶花”的概念比插花、花艺、花道涵盖的范围更广，要宽得多。“瓶花”的概念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插花。中国人理解的“瓶花”范围，和中国其他艺术是一样的，它不仅仅讲简单的操作技法。

“瓶花”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对植物，对花器，对环境的理解呈现出来的艺术。“瓶花”首先是美化我们的环境，不是在炫技，不是表演给别人看。中国的古琴、昆曲、书画、诗词，首先是你自己的感动，是因为你自己有感而发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质，是你自己内心感情的抒发。插花也是这样，这个枝子，叶子，它有没有感动你？我们关注更多的是情怀，是你的艺术修养的外化。

在古代中国，传统的瓶花没有一定之规。现在人提到的一些技法，如比例、三大主枝，都是借鉴日本花道而来的。其实谈比例，三大主枝也不是现在开始的，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在谈了。程世抚写的《瓶花艺术》里面就谈到了日本插花，谈到了造型。在他对中国瓶花的讨论中，除了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中对插花的具体提法以外，已经有对日本插花的借鉴。民国时期，留日学生较多，好多人都有可能接触到日本的插花，《瓶花艺术》中自然就体现出来了。而潘昌恒《实验瓶花保养法》可以说就是日本花道鲜切花的保养方法，不过好多的技法都经过了潘先生的亲自实验。

既然中国传统插花没有一定之规，那到底有没有标准呢？是不是随便插就可以呢？其实